

敲打乐

余光中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敲打乐

余光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敲打乐 / 余光中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3

ISBN 978-7-5426-6554-6

I. ①敲… II. ①余…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7525号

敲打乐

著 者 / 余光中

责任编辑 / 朱静蔚

特约编辑 / 李志卿 丁敏翔

装帧设计 / 微言视觉工坊 | 阿 龙 苗庆东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朱 鑫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49千字

印 张 / 3.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554-6 / I · 1475

定 价 / 36.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80。

作者简介

余光中 | 1928-2017

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祖籍福建永春。

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山大学。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称四者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代表作品有《乡愁》《乡愁四韵》等，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余光中第八部诗集，里面的十九首诗全为诗人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间二度旅美时所写。有的描写异国风物，有的怀念妻子，有的为先知造像，有的为祖国担忧，主题不一而足，诗艺亦富于变化。这部诗集上接《五陵少年》的古典，下开《在冷战的年代》的现代，是作者诗艺过渡时期的重要代表。妙品颇多，不可错过。

余光中作品

《敲打乐》

《五行无阻》

《高楼对海》

《蓝墨水的下游》

《井然有序》

《含英吐华》



扫一扫
关注
微言读书会订阅号

出版统筹：陈逸凌 责任编辑：朱静蔚

策划人：周青丰 策划编辑：丁敏翔

特约编辑：李志卿 朱鑫 装帧设计：微言视觉工坊 | 阿龙 苗庆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9 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授权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新版自序

《敲打乐》是缪思为我所生的第八胎诗集，里面的十九首诗全是我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再度旅美时所写。两年之间，得诗十九，不能谓之丰收，不过比起我第三次旅美，也是两年却只得诗六首的产量来，情况仍然较佳。近日逝世的英国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据说晚年平均每年只写两首诗。这么说来，我在《敲打乐》的时代也不算是怎么歉收了。其实这些作品的诞生，也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例如前面的五首都写于一九六五年的四月与五月，而后面的十二首都写于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与初夏。那两年我驶遍了美国北部各州，车尘从东岸一直扬到西岸，其间以住在盖提斯堡¹的五个月，和住在卡拉马如²的十一个月，生活比较安定。所以这本

诗集后面的十四首都成于卡拉马如；前面的五首则成于盖提斯堡。不过在那座俯视古战场的七瓴老屋顶楼，我还写过《九张床》《四月，在古战场》《黑灵魂》《塔》等四篇散文，因此盖提斯堡的那半年，缪思待我算是不薄的了。

远适异国，尤其是为了读书或教书而旅居美国，就算是待遇不薄，生活无忧，但在本质上始终却是一种“文化充军”。再加上政治上的冷落之感，浪子的心情就常在寂寞与激昂之间起伏徘徊。这里的十九首诗，记录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怀。其中也许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比较偏于感性，例如《灰鸽子》《单人床》《雪橇》等作；另一类则兼带知性，如果读者不识其中思想及时代背景，就难充分投入，例如《犹力西士》《黑天使》《哀龙》《有一只死鸟》《敲打乐》等作。

在那两年里，第一年不仅去国，而且无家，那种绝对的孤独感，有时令人心如冰河，未必有益于缪思。《神经网络》《火山带》《灰鸽子》《你仍在中国》等几首所写，就是这样的一个远客对家中爱妻的悬念。《火山带》的末段说到在灯光下面

对圣人的经典，那是指作者当时教中国古典文学，夜间备课的心情。《灰鸽子》虽然写于卡拉马如，却是追忆作者在盖提斯堡时的感觉，故以废炮为背景，而与灰鸽形成对照。《你仍在中国》是写作者的妻女赴美探亲的手续未备，迄仍滞留在海关的另一边，致令作者苦待经年；末二行正是两地悬殊的地理与气候，而诗末所注日期，正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有些论者一直到现在还在说，我的诗风是循新古典主义，与现实脱节云云。什么才是现实呢？诗人必须写实吗？诗人处理的现实，就是记者报道的现实吗？这些都是尚待解答的问题。不错，我曾经提倡过所谓新古典主义，以为回归传统的一个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我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唯一的途径，更不能说我目前仍在追求这种诗风。看见一位诗人在作品里用典，或以古人古事入诗，就说他是逃避现实，遁于古代，未免是皮毛之见。问题不在有没有引经据典，而在是否用得恰当，有没有赋经典以新的意义。我以古人古事入诗，向来有一个原则，就是“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

求其立体，不是新其节奏，便是新其意象，不是异其语言，便是异其观点，总之，不甘落于平面，更不甘止于古典作品的白话版”。例如本集的《犹力西士》一首，用的虽然是奥德赛的故事，但正事反说，是古人咏史的翻案手法，“一个伤心的岛屿”说的正是六十年代当日的现实。恐怕只有粗心的读者才会以为这首诗是在写希腊。

《黑天使》写的是勇敢的先知，文化思想的真正斗士。那时年轻的作者壮怀激烈，充溢着那一代的“文星意识”，心目中也真有这么一位先知的形象。后来发现那形象只是一时的假象，乃决定只用黑天使这形象，不须附加任何副标题了。今日重读此诗，觉得“我是头颅悬价的刺客”那一段，豪气仍然可惊，换了现在，恐怕是写不出来的了。《哀龙》所哀者乃中国文化之老化，与当时极端保守人士之泥古、崇古。《有一只死鸟》的主题与《黑天使》相近，写的仍是一士谔谔的那份情操，其事放之四海而皆然，固不必囿于苏联，所以也把旧有的副标题拿掉了。

引起误解甚至曲解最多的，该是主题诗《敲

打乐》了。这首长诗自从十八年前发表以来，颇有一些只就字面读诗的人说它是在侮辱中国。这种浮面读者大概认为只有“山川壮丽，历史悠久”以及“伟大的祖国啊我爱你”一类的正面颂辞，才能表达对国家的关怀。这种浮词游语、陈腔滥调，真能保证作者的情操吗？在悲剧《李耳王》里，真正热爱父亲忠于父亲而在困境之中支持父亲的，反而是口头显得淡漠的幼女。中国人常说“孝顺”，其实顺者有时未必是大孝。爱的表示，有时是“我爱你”，有时是“我不知道”，有时却是“我恨你”“我气你”。

在《敲打乐》一诗里，作者有感于异国的富强与民主，本国的贫弱与封闭，而在漫游的背景上发为忧国兼而自伤的狂吟，但是在基本的情操上，却完全和中国认同，合为一体，所以一切国难等于自身受难，一切国耻等于自身蒙羞。这一切，出发点当然还是爱国，而这基本的态度，在我许许多多的作品里，尤其是像《地图》和《蒲公英的岁月》一类的散文里，我曾经再三申述。《蒲公英的岁月》甚至以这样的句子作结：

他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
亦将以他的名字。

奇怪的是：仍然有一些论者竟然断章取义，随手引述《敲打乐》诗中的句子，对作者的用意妄加曲解。这首诗刊于六十年代中期，当时的言路不像今日开放，所以有些地方显得有点隐晦，恐亦易起误会。例如“菌子们围以石碑要考证些什么”那一段，说的正是我们文化界的抱残守缺。又如“整肃了屈原”一段，说的固然是“文革”前夕的大陆，但是未必没有我们自己的联想：当时《文星》月刊奉命停刊，该刊末期的言论我未必全然赞同，但是这么一本原则上代表知识分子心声的刊物，竟然不能再出下去，对我当日在异国的心情仍是一大挫折。又例如下面这一段：

从威奇塔到柏克丽

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缪思，嫁给旧金山！

原是指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江湖派诗人反对博学而主知的艾略特，宁可追随惠特曼自由奔放的诗风，而当时的青年文化也逐渐从东岸移向西岸，以旧金山为中心。惠特曼在《草叶集》里曾经豪情大发，叫缪思从希腊移民去新大陆，开拓新诗的天地。我说“九缪思，嫁给旧金山！”正是用惠特曼的口吻把此意向前更推一步。竟有一位哲学教授把这句诗解为作者有意奉献自己给旧金山，足以反证他根本没读过《草叶集》，不了解惠特曼。

我在写《敲打乐》时，还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摇滚乐，诗以敲打为名，只是表现我当时激昂难平的心境。诗句长而标点少，有些地方字眼又一再重复，也是要加快诗的节奏；这样的紧迫感在我的诗里实在罕见。此诗曾经我自己英译，收在《满田的铁丝网》(*Acres of Barbed Wire*)译诗集里。后来又经德国作家杜纳德(Andreas Donath)译成德文，收进一九七六年为纪念汉学家霍夫曼而出版的专书《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经济》(*China: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Festschrift für Alfred Hoffmann)。

《当我死时》这首诗曾经收入许多诗选；我在香港的时候，发现大陆也有好些刊物加以转载。香港作曲家曾叶发先生，早在一九七五年，曾将此诗谱成四部混声合唱曲，并在崇基学院亲自指挥演唱。

写于二十年前的这些诗，今日读来，仍能印证当日深心的感受。诗，应该是灵魂最真切的日记。有诗为证的生命，是值得纪念的。这些诗，上接《五陵少年》，下启《在冷战的年代》，通往我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些诗境，形成了我中年诗生命的一个过渡时期。本集曾经收入《蓝星丛书》，初版于一九六九年，十七年来迄未再版，坊间也久已绝踪，所以得窥全豹的读者很少。现在幸得九歌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再呈于读者之前，真可以说是为二十年前的我招魂来归了，一笑，一叹。

余光中

一九八六年元旦于高雄西子湾

编者注：

1. 盖提斯堡：即葛底斯堡 (Gettysburg)。
2. 卡拉马如：即卡拉马祖 (Kalamazoo)。

目 录

新版自序

I

仙能渡

001

七层下

003

钟乳岩

006

洋苏木下

009

神经网络

012

你仍在中国

014

火山带

016

灰鸽子

018

单人床	020
犹力西士	022
黑天使	024
天栈上	027
当我死时	029
哀 龙	031
在旋风里	033
有一只死鸟	035
雪 橇	037
布朗森公园	040
敲打乐	043